

张学良 将军

ZHANGXUELIANGJIANGJUN

刘恩铭 著

公司



刘恩铭 著

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将军

刘恩铭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4.5 插页3 315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

ISBN 7—5059—0208—3/I·129

定 价: 2.90元



作者近照

作者小传

刘恩铭，1942年生。原籍山东省单县。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入辽宁大学中文系学习，1968年到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工作，1978年从事专业创作。现为沈阳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长诗《周总理在沈阳的故事》，长篇游记《沈阳漫游》（与人合作），长篇小说《努尔哈赤传奇》、《列宁的华人卫士》、《张学良将军》。

他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传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史学界、文艺界的关注，先后被改编成连环画、电视连续剧，录制成连播小说，获沈阳市政府奖、全国省会市优秀小说连播钧瓷杯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受到国内外听众、观众的欢迎。

内 容 提 要

张学良将军是名扬中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民族英雄。

作者以凝重的笔墨，形象地再现了张学良青少年风流倜傥的英姿；描绘了他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扣人心弦的过程，刻画了他在大陆十年蒙难、远离故土幽禁台湾的复杂心情。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的民族英雄典型，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文学形象。

同时，作者以多彩之笔，在近半个世纪的广阔背景上，生动地再现了周恩来、张治中，以及蒋介石、戴笠等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作品情节生动，雅俗皆宜，既有欣赏价值，又有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价值。

目 录

第一部 风流少帅

第一章	(3)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5)
第四章	(66)
第五章	(87)

第二部 兵谏骊山

第一章	(111)
第二章	(131)
第三章	(152)
第四章	(173)
第五章	(194)
第六章	(213)

第三部 大陆蒙难

第一章	(237)
第二章	(257)

第三章	(278)
第四章	(297)
第五章	(316)
第六章	(337)

第四部 幽禁台湾

第一章	(357)
第二章	(376)
第三章	(395)
第四章	(418)
第五章	(439)

后记	(459)
----------	---------

第一部

风 流 少 帅

第一章

一

3月28日，天齐庙庙会。这天，日头刚在地平线上冒红，穿着道袍的庙役，就爬上山门的门楼，击鼓鸣钟，把酣睡的道徒唤醒，打扫庙堂，升旗挂灯。

随着悠远的钟声，沈阳城城里城外的男女老幼，便从四面八方，挑着担子，背着筐子，推着车子，赶着大轱辘牛车，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拥到天齐庙。

八点钟光景，围着大庙，井字形排开，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摊床，有的搭着布棚，有的压着席棚，一家挨一家，一摊接一摊，形成一条条小巷。

在栉比鳞次的摊铺中，最数庙前热闹了。在南北大道两旁，排列着城内各行、庄、店铺的布匹，鞋帽，成衣，京广杂货，两洋商品，一处挨一处，处处货架充盈，罗列齐全。站在摊床前的年青伙计，在熙来攘往的人流前，挑着嗓子，蹦着高儿叫卖。

沿着南北大道，以李老亭的摊铺为轴，往东又辐射交错地搭起一家家挂幌铺面，专卖小吃。什么马家烧麦，刘家切糕，王家焖子，胖子家的饸饹面，山东大煎饼等等，一个个店伙计腰扎白围裙，肩搭抹布，不停地吆喝着，招徕顾客。

与此遥遥相对的西小街，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无棚无铺，而是一个又一个地摊儿，说评书的，唱鼓词儿的，演双簧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相面算卦卖大力丸的，他们各献其技，把一个个爱看热闹的人吸引到自己跟前，围成圈圈儿，一堆又一堆，一层又一层，尽情享受逛庙会之乐。

中午，在川流不息的烧香求神的人流中，一个容貌俊秀，身材苗条，穿着湖蓝色旗袍，年约十七八岁的姑娘，手捏几枝香，匆匆踏上古庙的石台阶。突然身后跑来一个日本浪人，猛地抓住她纤细的小手，嘻嘻笑道：

“嗨！好漂亮的满洲姑娘呀！”

“不要放肆！”姑娘壮着胆子，心突突地跳着，一手甩掉那个约三十挂零，小个子，罗圈腿，留着仁丹胡的日本浪人，嘴唇儿有些颤抖地，怒斥道。

“姑娘，不要怕，我带你到百花仙馆玩玩。”

“叭！”那姑娘抬起手，瞪着俏眼，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日本浪人的脸上。那浪人疼得一咧嘴，右手捂住热辣辣的腮帮子，左手朝身后打了个手势，眨眼间，两个穿黑衫的日本打手跑过来，一人抓住姑娘的一只胳膊，架起来就要走。

“救人哪！”

姑娘挣扎着，大声呼救。

一个过路的高个子磨刀人，听到喊声，立即放下磨刀的木凳子，一步蹿上去，打倒一个日本打手。当他转身要跟另一个打手搏斗时，那个小胡子日本浪人已从腰间拔出银柄匕首，举起来刺向磨刀人的腰部。

磨刀人惨叫一声，倒下了，血顺着伤口流到地上，越流

越多，一股血腥味儿，顿时弥漫在暮春潮湿的空气里。

庙前，人越聚越多，几个扎头巾的山东汉子路见不平，一边叫嚷着，一边同那三个日本人拼搏。日本浪人眼看招架不住，马上从腰里掏出手枪，砰砰朝天上放了两枪。

围观的人惊呆了！但，那几个倔强的山东汉子并没歇手。

“住手！住手！不住手死了死了的！”日本浪人着急了，汉语说得不那么流利了，他喊叫着；枪口对着一个山东汉子。“砰！”枪响了，一个山东汉子应声倒下。

“枪放下！”

一声呐喊如晴天霹雳。众人朝喊声看去，只见两匹大白马从人海的夹道中跑来。

为首的青年，怒目立眉，穿着美国式猎装，年约二十四五岁。骑马跑到日本浪人跟前，他翻身下马，拢住马鞭子，用鞭杆儿压住日本浪人的手枪，戏谑地问道：“喂，你脚下站的是哪国的土地？”

日本浪人骄横地推开鞭子，干嘎巴着嘴，发颤的手又扣上扳机，枪口对着穿猎装的怒气冲冲的青年。

“井上先生别动手！”站在日本浪人身后的日本打手认出了猎装青年，他一步跨到浪人身旁，小声阻止说，“他是张大帅的长子张学良！”

“冒犯！”日本浪人马上收起枪，整了整和服，施礼道歉，但脸上依然露出傲慢的神色。他左右看了看，立刻招呼两个打手聚到一起，叽咕了几句，转身欲走。这时张学良猝然抓住井上的左肩，朝躺在地上的磨刀人瞥了一眼，冷冷一笑。

井上会意地把手插进钱袋儿。

这井上，名叫井上宏，今年37岁。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陆军中混了些年，就辞去军职，到奉天一带开洋行，办妓院，为日本军政界提供政治、军事情报，成为日本浪人中的强者。奉天多年的浪人生涯，使他深知暗通“天皇”的“东北王”张作霖，不同凡人。他清楚地记得，9年前5月的一天，日本关东都督支持的日本土井大佐密谋利用中村“访问”奉天的机会干掉张作霖。5月27日那天，当张作霖陪着中村，乘坐五辆俄式马车经过小西门时，由他派出的日本刺客从附近楼房里投出炸弹，炸伤了几名卫士。当日奉天满铁守备队就派人到张作霖府上道歉、慰问，并处死了土井最赏识的刺客，以维系日方同张大帅的特殊关系。几年来，他恨张作霖，咬牙切齿地要秘密干掉这个“东北王”，然而一旦见到张大帅，又怕他，怕略有不周，招来杀身之祸。今天庶会他幸惹起眼前这个漂亮的满洲姑娘抢走卖给日本租界内的高级妓院“百花仙馆”，从中捞一笔大钱，并趁机蹂躏她。然而，正值美梦即将如愿时，半路上杀出个王子张学良，使他又恨又怕。他恨张学良坏了他的好事，他怕张学良万一将此事向“东北王”告发，传到日方，招来灾祸。

平日，井上宏杀个中国人如同猎人打只雀儿，今天遇到张学良却有些发憊。此刻，他斜眼瞟了一眼张学良决一雌雄的目光，抖着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奉票，弯腰放到山东汉子的眼前，装出抱歉的样子说：“请原谅失手，收下这几个钱治治伤吧！”

井上宏直起腰要走，张学良嘿嘿一笑：“这就算完了？”

“还想干什么？”井上宏不耐烦地反问道。

“把他抬到医院。”张学良说罢，抬手从庙门东侧招呼来一辆三轮车，等三轮车一到，又对身后的一个脸上有麻子的陪同者说，“王五叔，快把受伤人抬上去。”

一个日本打手也怕招来麻烦，他未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跑上前把磨刀的山东汉子从地上抱起，放到三轮车上。

三轮车启动了，张学良望着跟在车后的三个日本人，又冷冷一笑，独自踏上上庙的台阶。

天齐庙又叫东岳庙，位于东关路北。此庙为汉平帝时所建，乾隆四年重修，是关外著名的道教胜地。这里建筑雄伟，殿堂别致。雄奇的山门两旁，是一对姿态生动的石狮，山门正面挂一块横匾，上书“天齐庙”三个大字。进入山门，东侧为鼓楼，西侧为钟楼。穿过绿色琉璃瓦的牌楼，迎面便是二十九楹殿堂。在巍峨的殿宇里，供奉着东岳大帝与诸神的彩色塑像。据说东岳大帝为泰山之神，主管人间生死、富贵、贫贱、善恶疾苦，总管 7 2 司，所以平日香火很盛。每逢初一、十五或 3 月 2 8 东岳大帝诞辰开庙之日，城乡居民进庙烧香的人，势如潮涌。有的达官显贵为升官发财，到庙里进香祈福，许愿还愿；有的善男信女为求福求寿，消灾除病，进庙磕头膜拜；还有的平民百姓为伸冤雪恨，向神灵求救。

张学良很熟悉这里的生活。小时候，他和伙伴们常常随着善男信女，在天不亮前就赶到庙门口，等候山门一开，第一个跑进去，抢烧头炷香，以示虔诚。他有时跑到诵经堂，听道士在笙管之乐声中，如同唱歌似地高腔念经。他有时边进香，边侧耳聆听许愿者的倾诉。他在这里，了解到各种各

样的人，听到不同阶层各行各业人的心声。近两年“青年会”兴起，他曾提议会员们每年到天齐庙逛逛，听听，以察民情。今天，他从东门外兵工厂赶来，正是趁庙会众人进香之机，体察一下平民之苦。

张学良步入正殿，幽雅的笙管之乐，迎面传来。在香烟缭绕的殿堂里，屹立着造型庄严，高约丈二的东岳大帝的神像。此神头戴冕旒，身着帝王服，手执圭、玉，意态栩栩动人。大帝两侧，分别站立着四侍童、四丞相、四卫士。像前供案上摆着云锣、伞盖、香炉、长明灯等祭器。张学良走到供罐前，朝罐内投了一枚银圆，转身欲走，猛然一只大手重重地拍在肩上。他回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蓝色长衫，头戴礼帽，腰板挺直，身材高大的汉子，站在他身后。他转过身，微笑道：

“郭大哥，你也……”

“怎么只许你拜神求福，就不许我进殿吗？”来人笑嘻嘻着，拉着张学良的手，挤到大殿右侧一角站下。

这来人名叫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诤友。郭松龄从衣袋里掏出两支“白金龙”香烟，一人一支地点着，彼此正默默地抽着，忽听香案前扑通一声，一位50多岁的进香老妇人，霍然从跪着的蒲团倒在地上。

郭松龄见老人十分面熟，就慌忙挤过人丛，将老人扶起，把她搀扶到张学良跟前，让她在墙角一个小草垫儿上坐下。

不一会儿，老人苏醒过来。她睁开干涩的眼圈红肿的老眼，一下子认出郭松龄，便抬手抓住郭松龄的长衫，咬着牙：“还我儿子！”

此时，张学良也认出了坐在地上的老人，他急忙弯下腰，手扶着又要昏倒的老妇人的肩头，往事又一幕幕涌到眼前。

老妇人是个裁缝，家里一共3口人。3年前，第一次直奉战争开战，老妇人的丈夫、儿子一块补召入伍，跟随郭松龄、张学良的兵团打仗。一天，张学良带兵驻守山海关附近的唐家铺，傍晚突然遭到直系军队骑兵的袭击。张学良与郭松龄立即组织反击，一时枪炮声，喊杀声，惊马嘶叫声，响彻整个乡村。奉军在直军的突然袭击下，伤亡惨重，一些连长、营长、团长相继负伤或阵亡，张学良率领的兵马处于危急之中。当一股直军骑着大马，挥着战刀，轮番冲向梯队司令部时，张学良红着眼，双手挥着法国造手枪，踩着梯子，登上房顶，指挥卫队迎击。两军交战十分激烈，应着枪声，奉军一排排倒下。张学良站在房顶，正挥动手枪指挥反击一股杀来的直军铁骑，突然房前落下一颗炸弹，顿时浓烟四起，弹片横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两个兵士，一老一少猛地扑到张学良跟前，将张学良掩护到身下。张学良得救了，两个兵士当场被炸死。这一老一少，正是眼前这位老妇人的丈夫和儿子。

张学良想起那悲惨的一幕，双手禁不住抖动起来，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叨着：“灾难，灾难，我张学良有负于他们！”

“学良！”郭松龄听到张学良的自责，看到他自愧的神色，马上弯下身子，从腰里掏出十块大洋，向老妇人轻声唤道：

“大嫂！”

郭松龄把银圆刚放到老妇人手里，忽然几个身穿和服的